

# 琉球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

## 孔聖全書

メタデータ	言語: 出版者: 公開日: 2021-09-08 キーワード (Ja): 所収コレクション : 琉球大学附属図書館宮良殿内文庫, 宮良殿内 (みやらどうんち) キーワード (En): In Collection: The Miyara-Douchi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Library) 作成者: 松茂氏當宗 (筆写) , 2021/9/8 16:10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49205">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49205</a>

也。于是命之殯于客位。進伯玉。用之。遺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謂直乎。仲尼曰。史魚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犯而敬鬼神。直能典于人。

老子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令夕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童。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言。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尺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趙盾

孔子覽晉志。晉趙穿弑靈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史書趙盾弑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壞之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嘆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為德。惜也。越境乃免。

管仲晏平仲

孔子曰。管仲鏹蓋而朱紘。旅樹而反玷。山節藻梲。費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上不濬下不偏。上平仲。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問孔子曰  
晏子知禮乎令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  
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  
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  
二令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令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  
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  
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詒卒獲晏子之謂也

臧文仲

魯大事於宗廟躋僖公逆祀也夏父弗忌為宗伯尊  
僖祖明見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禹不先鯀湯不先  
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魯頌曰春秋  
匪解享祀不忒王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

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问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  
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  
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闢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  
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僖公兄閔公弟但僖嘗為閔臣位應在下今居閔  
上故曰逆祀不窋后稷之子帝乙厲王宋鄭不以  
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上之以為祖也  
后稷親而先帝謂后稷雖親而先稱帝知所尊也  
諸姑伯姊謂長姊雖親而先問姑知所尊也弗忌  
阿世好先其所親故傳舉二詩以責之  
不仁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廢六闢禁絕水  
遊而廢之妾織蒲家敗席言其與爭利

三不知虛器居蔡山節藻稅也逆祀 夏父弗忌  
躋僖公爰居海鳥似鳳凰曰爰居止于魯東門外  
文公以為神命國人祀之

臧武仲

齊侯將為臧紇回臧孫聞之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  
單夫單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  
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  
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  
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

武仲知齊侯將敗不欲受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  
止能避齊禍是其知也不順不怨廢長立少是也  
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莖于贏博之間孔

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往而觀其墓為其  
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攻其  
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  
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者而遂行  
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禮也其合矣乎

延陵季子吳公子札讓國而居延陵故曰延陵

又

延陵季子遊于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  
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  
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請問  
姓名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乎遂去  
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

又晏平仲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侔。尊以為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對曰。徹去樽。范昭不悅。起舞。顧也。大師曰。子為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大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之太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范昭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于是景公召大師而問之。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于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大師知之。孔子聞

之曰。善乎。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其晏大夫之謂乎。

石奢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父也。公而好直。王使為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返還于庭。曰。殺以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鉞。曰。命在君。或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兼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斧鉞劓頸。而死于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

少連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  
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申徒狄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  
聖人仁士。之于天地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為儒雅之  
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  
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治。而滅其國。  
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于  
河。孔子聞之曰。庶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

虞人

孔子在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公使執之。對曰。

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旂以招士。皮冠以招虞  
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  
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魯男子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  
至。嫠婦之室壞。趨而托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  
歸。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婦  
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婦人曰。子  
何。不為柳下惠。然。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  
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欲學柳  
下惠者。未有似于此者。期于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  
智乎。

溫伯雪子

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見之而不言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声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

少源婦人

孔子出遊少源之野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婦人何哭之哀婦人曰吾向者刈著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忠故也。

卞莊子

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

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于將軍曰前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令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鬪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令母沒矣吾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孔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于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夔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

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重黎舉夔進之。夔于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欲益求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非一足也。

商陽

工尹商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也。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斃弓。又及。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止其節。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之中。又有禮焉。其仁意與禮節並行乎。

榮啓期

孔子見榮期。衣粗布裘。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

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已得為。久是一樂也。人以男為貴。吾已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不克。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誠何憂也。

司馬子綦

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右彭蠡。之西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徒久。遺老而死亡。人君遊者。盡皆亡。其國願太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遊之。子何絕我遊乎。怒而擊之。于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徑于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附其背。曰：荆臺之遊。與子共樂之。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



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之，為忠臣也。若臣者，阿臣也。願大王人臣而阿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之。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阿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能止聽，公乎獨能禁我遊耳。後世遊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願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阼為陵，于臺，未有未存，持鐘鼓管弦之樂而遊於父母之墓上者，也。于是王還車，卒不遊，荆臺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乎。諫之十里之前，而權之于百世之後也。

孟孫才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恠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于知矣。惟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

王子比干柳下惠夷齊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立，俗之不顯，則士耻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

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為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于世。與日政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能污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故阮窮而不憚。勞辱而不為。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荆蒯芮

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

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治君。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孔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大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曾子

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吾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無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又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樂。後仕。三

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我者可謂無所  
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無哀乎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于前也

顏子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  
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郭內之田  
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  
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  
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  
懼行修于內者無位而不作丘頌之久矣今于回而  
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又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  
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  
曰回何為而叱回曰今哭其聲甚悲非獨哭死又哭  
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  
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以成乃離四海哀  
鳴送之為是往而不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  
父死家負賣于塋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顏回  
也

又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強于行也而弱于受諫林于  
待祿而惧于持身

又

顏淵 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形有所造也昔海鳥止于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大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爵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鳥者沮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深之江湖食之鰓鰾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矣以夫譏譏爲平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異故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

其事各正于實義設于道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福持福常生子己也

子產晏子

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之于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夫子所以與之者子曰夫子產于民爲惠主于學爲博物晏子于君爲忠臣而行為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

論實行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詞而智不克其辨孔子曰詩云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子

晉文公

子貢問乎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宗魯

衛公孟縶、寧公兄也。鄙司寇齊豹奪其官與邑。公孟又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為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主事。公孟譽我。故公孟不吾遠也。令聞難而聞吾所不忍。且使子之言不信于公孟也。子其行子之事乎。

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其可也。公孟有軍于郭門之外。齊豹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脰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公孟之賊。汝何弔焉。君子不食盜。不受亂。不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善不義。不犯非禮。宗魯兼有之。子柰何弔焉。

不食盜。知公孟不善而受祿也。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回邪也。

伯宗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事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超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

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諸伯。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群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各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于是。君素服，率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許，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乎？據人之善也。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晏子

夫子過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辟若載無轄之車，以臨于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

子吾心也。子以齊為遊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無可為。夫政令者，人君之御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輶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甲氏矣。

東郭亥

齊東郭亥欲致田氏執贖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豢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令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綫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于無極之高，下垂之于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

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係絕于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毋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矣至懼之哉

孟懿子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言前後左右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轅前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克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愚言不

至干門是非禦侮乎

李桓子

李桓子以粟千鍾饋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頌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李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門人無乃非李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李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李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李孫之惠于一人豈若惠教百人哉

孟武伯問同寮服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于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寮聞諸老朋昔者魏叔闔大大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僚北

德以贊文武。各號叔死。四人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以也。

又問臣叛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于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始待之。三旬果自歸。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于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令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晏平仲問政何患

齊侯問于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

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無由進矣。

漆雕馬人三大夫對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谷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馬。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武仲立三年為二兆馬。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馬。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之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怨天尤人論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芥之



惡人事。波王道倫精和聖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于是喟然嘆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于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

回有君子之道四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強于行。已弱于受諫。牀于待祿。慎于持身。

子路將行辭贈

子路將行。辭于仲尼。曰。贈汝以車。吾以言。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孟獻子之富

魯孟獻子聘于晉。晉宣子觴之。三徒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一士曰。顏回。茲喪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容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師人以鍾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着于春秋。

魯公使宓子賤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單父宰子賤辭行。因請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謂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善吾優之。使不得施。

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微發單。父單父之化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曾子一貫之傳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祭如鷄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利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面而涕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孔子以其能通乎道，故授以一貫之傳。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嘗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

猶有憂也。門人問之，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恕尺而忘之，吾忘孝道，是以憂。

子思子問

子思嘗問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矣。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

叔孫昭子

穆子疾，豎牛因絕其食而死。立穆子之庶子昭子，昭子方既位，朝其家衆曰：豎牛殺適，立庶，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奔齊，孟仲之子殺諸闕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見。周任有言：為政者，不賞私勞。

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及由氏伐顓臾冉求不能止孔子復引周任之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云云

李桓子謂康子

齊人歸女樂以沮孔子桓子微服觀之定公受之怠於政孔子去適衛秋桓子疾謂康子曰昔者孔子幾興魯矣以予受群婢故去我死汝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卒康子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康子曰將誰召乎曰必召冉求於是召冉求

趙簡子刑鼎

簡子及荀寅帥城汝濱遂賦晉國鼓鉄以鑄刑鼎着

范宣子所為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所受之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是以能守其業實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是度以為刑鼎貴賤無序是何以為也

季孫問螽

冬十二月螽時已開蟄有螽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十三年九月螽冬十二月螽前年季孫雖聞孔子之言而不正曆尚失閏也

左氏傳凡十月螽皆以為司曆之過古以此月為虫猶未蟄則以秋為冬差一時也民時亂而農

失矣司曆平過一至此乎蝨即蝗也乃災異之虫  
非常虫也冬雪乃深入冬煖而蝨將要延為來歲  
之災九災之異者也

孟之反奔而殿

魯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渝溝禁遲曰  
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  
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以爲殿抽矢  
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我  
不如誰而欲走乎其伍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止惡足  
為賢徐步而死君子曰魯非無壯士也季孫不能使  
也冉求之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遁冉有請  
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久曰我不如顏羽而賢

於邠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  
與其屢僮汗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于戈以衛  
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  
曰義也

子桑伯子

孔子見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  
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伯  
子門人不悅曰何為見孔子曰其質美而其文繁吾  
欲說而去其文故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  
謂之野人子桑伯子之意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  
曰木簡

左丘明

魯侯欲以孔子為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  
左丘明曰孔子曰君雖謀召之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左  
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  
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  
相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與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  
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  
今君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  
羊謀羞也於是魯侯不用三桓謀而召孔子為司徒  
澹臺滅明

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谷施乎  
諸侯孔子聞之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夫  
之辜子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  
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  
三子欲學子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若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獻子加於人  
一等矣

孔子合季氏

于道謂之命。刑于一之謂性。化于陰陽象形而族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

陰陽五行

人者五行之秀。天東陽。聖日星。地東陰。載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

天命

夫禮本于太乙。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

人情

聖王修養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養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地理物類

子夏曰。高。閩。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有之于子。子曰。然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弱。壙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坳土之人醜。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為之長。

忠誠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懼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况于人乎。

言行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建本

孔子曰。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者正。君者無危。國易曰。達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教始。

又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陳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母務豐。末親戚不悅。母務外交。事無終始。母務多業。聞記不言。母務多談。比近不悅。母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通。君子之道也。

五美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智慧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傲。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定而

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慢  
陵私心智慧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  
好者不以統朝泣民而反以盡女從欲此五者所謂  
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  
曲

慎前

豐墻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害必先矣草木根垓  
淺未必撼也飄風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是國不  
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  
交爭人趨馬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唇仰天  
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  
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

矣

善教

孔子曰口欲味必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  
之以恭好辨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  
之以義

容仁

孔子見容容去顏淵曰容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顏  
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整然變色  
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  
雖有百仞之外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閤閤  
乎其簿也苟有溫良在中則肩睫着矣疵癢在中  
則肩睫不能匿之詩曰鍾鼓于宮聲聞于外



論詩

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闕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俗。嫌之。固不可行也。

又

子夏論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乎詩矣。子夏對曰。詩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養。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心之洋洋。可以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衷。顏淵曰。

其表已見。衷則何如。孔子曰。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與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忝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衷。未謂精微者也。

又

子夏問曰。闕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闕雎至矣乎。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涕涕。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闕雎之道也。萬物之所係。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不由闕雎之道。闕雎之事。將矣。由至矣哉。夫大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于闕雎。闕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甚其勉。雖

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閔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談說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觀析芬芬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行不贊之言。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叔山無趾

魯有兀者。姓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若患矣。雖今來何及矣。叔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友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謂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耶。彼何宿賓以學于為。彼且斲以詭詭。知恠之谷。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是安可解。

又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于仲

尼曰。王貽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  
生。謀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立無形而心成  
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  
往。爾。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席亦遠矣。若  
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  
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  
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  
尼曰。自其異者。觀之所胎。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  
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  
德之和。物視其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  
土也。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  
心。物何為量之哉。仲尼曰。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

水。惟止能止。象止受命于地。惟松栢獨也。正在冬夏  
青青。受命于天。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也。幸能正  
生。以正衆生。

又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于  
無相與。相為于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  
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  
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  
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  
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我猶為人。矜子貢趨也。而進  
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

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立遊方之內者也。外內  
不相及。而立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  
者為一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懸疣。以  
死為決疢。潰癰。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  
于異物。托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  
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  
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  
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立天。之戮民也。雖然。吾  
與友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  
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繕相造乎道者。無  
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

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  
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又

子貢南遊于楚。反於魯。過漢陰。有為圃者。曰。子奚為  
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  
以賣谷聲于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  
庶幾乎身之不能治。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多吾  
事。子貢卑阮失色。反于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  
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  
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  
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  
之哉。

論學貴誠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  
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  
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  
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論治貴誠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  
行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一發沒羽下視之知其  
其為石石為開而况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之不憤  
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  
之所供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

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論臣道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  
百姓絕逆天道剝孕婦脯鬼侯醜梅伯然其所以不  
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為  
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之絕之諸侯有爭臣  
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  
之民以莖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五子胥之故胥死  
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于  
吳王之腹心也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  
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備天子舞八  
佾旅泰山歌雍傲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

不亡者以再有季路為爭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

又

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久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令以往君有謂之取無曰假也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

神龜論

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之漁者有餘且乎。左右曰有。君曰

令余且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得白龜其員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主君欲殺之。又欲活之。卜之殺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剗余具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而不能避剗勝之患。可見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呂梁論

孔子觀于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鱉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極之。數百步而出。披髮行歌而遊于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有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

齊俱人與泪俱出從出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  
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  
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  
所以然而然命也

齊水之施入者泪水湧出者

論壽命

哀公問于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  
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節  
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  
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奮怒不量  
力者其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  
而無像不死命為何

論不祥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祥信有之乎孔子  
曰夫損久自益身之不祥棄老取幼家之不祥擇賢  
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  
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論貴權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也以為  
上鄉而國不治公曰何故仲曰貧不能使富公賜之  
齊國市租一半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踈不能制  
親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治而遂伯天下孔子曰管  
仲之賢不得此三權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伯矣  
論貴時

孔子論詩至于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  
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寤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  
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樂殺閔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  
天盖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之謂也

論谷分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師遇石于齊欲還孫  
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  
能則如勿出令既遇矣不如戰也新築人仲叔于奚  
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  
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  
器與名不可以假次君之所司也谷以出信信以守

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  
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  
也己

論禮象

楚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  
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令陳之  
脩門者衆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  
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亡而不死不勇脩門者雖  
衆不能行一于此吾故拂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  
群小人人小人成群何足禮哉

論宜

昔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告之吏令尹曰殺之謂



其直于君曲于父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門其故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君子以為孝而舉之由楚而觀公莫甚焉由魯而觀私莫大焉然公者見殺而私者見舉何也孔子曰人能賣其父則君何有焉楚人之公非公也以公害公者也是以君子殺之不能不棄其父則豈忍棄其君魯人之私非私也以私而利公者也是以君子舉之

### 論量

楚恭王出遊忘烏皞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己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 論世道

孔子與于蜡以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美吾昧之速也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獨皆有所養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為己力則為己城郭溝池以為固

### 論儒行

孔子在衛冉有言于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任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未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

以告哀。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陬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者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求多積。多文以為富。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

倦。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為舍。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論交道

葉公子高將使于齊。問于仲尼曰。王使諸梁也。其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以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于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子其有以語我。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

事君。養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丘請復以所聞凡交遊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乎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聞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奇樂。凡事亦然。多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歿死不擇音。氣息惓然。

與老聃論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于獨也。老子曰。吾遊于物之初。孔子曰。何謂也。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謀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蕪蕪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萌。死有所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教。水生之蟲。不疾易淵。行少

變而不失其太常也。喜怒哀樂不入于曾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歸也。得其所而同一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者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福禍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土。知身貴于隸也。貴在于我。而不失于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己。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于洵。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也之于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若天之自高地。曲曰丘之于道也。其猶醜難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論琴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于貢側門而聽。典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乎。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向者丘鼓瑟。有鼠出遊。狸見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春求而不得。丘以瑟淫其音。參以丘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論子路瑟

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

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  
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感之愁不加于心。暴厲之動不  
存于體。乃所謂治安之風。小人之音則不然。秋厲而  
微。未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  
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五弦之琴。造  
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風之時。寧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惟脩此化。故興焉  
勃焉。德如泉流。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夫  
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  
而終以亡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生之制。而習  
亡國之音。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

論子路

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者何也。昔者丘  
水出于岷山。於瀆其始出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  
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  
女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  
既服而入。蓋揖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夫慎于  
言者。不譚慎于行。者不伐色。智而長者。有小人也。故  
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  
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智。行要則仁。既智  
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以聰明聖智。  
不以挾。以勇猛強武。不以侵。以齊給便捷。不以欺誣。